

小引

本劇是根據「過渡」改編的。「過渡」是熊佛西先生在民國二十四年所寫成，內容是寫民衆的力量，而指導他們一條團結的，合作的，自衛的路。但那時候日本在華北已有了特殊的勢力，因此熊先生委曲求全地借着民衆反對建勢力的題材下，完成了「過渡」這一劇，這劇在定縣演出多次，收到極偉大的效果。

現在全面抗戰已經開始，在這抗戰期中，後方民衆組織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前線的衛戍戰役的。我們既期望以戲劇來組織民衆，則在劇本中不應只是鼓動，只是使民衆一時興奮而已，必須指示他們一條正確的路。「過渡」這一劇，從多次的演出上，證明了它是盡了積極領導民衆的任務，給無教育的民衆以教育，給無組織的民衆以組織，給無力量的民衆以力量。並且現在已無須顧忌什麼，我們已可以痛痛快快說我們要說的話，因此經過熊先生和同人多次商討下，把「過渡」

這骨架，給它裝入了新的生命。在這戲裏沒有「殺敵」的口號，沒有槍砲的聲音，來刺激觀眾，使觀眾感情上得到暫時的興奮；但是在這裏確實暗示了後方民衆應當怎樣和軍隊合作，來抵抗我們的敵人。

周彥，於長沙文昌閣。

後防（三幕劇）

人物：

張國本——大學畢業生，年約二十五。

橋工甲——年約三十歲的青年農民。

橋工乙——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農民。

橋工丙——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農民。

橋工們——十人至二十人，都是二十三歲的青年農民。

胡船戶——即胡大爺，大紳士，年約五十。

王善文——渡船上的管事人，年約二十五。

老杜——老船夫，年約六十。

杜妻——年約五十。

小李——船夫，年約二十。

船夫們——吳毛，趙三，沈八……

難民甲——年約五十的農民。

難民乙——年約三十的農民。

難民丙。

難民丁。

難民戊。

老婦。

村女——年約十三四歲的鄉下姑娘。

難民——十人至二十人。

小販——在渡頭擺小攤者。

巡警甲——年約三十。

巡長——年約四十。

巡警——二八。

第一幕

景：「大流河」邊。這條河雖名為「大流」，然而並不像揚子江或黃河那樣的寬大，洶猛。它大約有十幾丈寬，水淺時僅二三尺，大水時也不過一丈來深。它的來源和止境，村人卻無從知道。兩

岸佈滿着大小村落，農民在耕種上很受它的利益，有時也受洪水橫流的損害。村民最感痛苦的是它阻礙兩方的交通，而河東河西的人們在生活上又必須有很密切的來往。到縣城去，這條河是必經之道。過河唯一的辦法是乘渡船。這兒便是設渡的地方。

現在正是水淺的時候，從岸到船還得經過一斜形的土坡，所以觀衆看不見河水。舞台的左角搭有席棚一間，是管渡人王善文的住所。據說他是船戶胡大爺的親戚，這渡上的一切事情都由他看管，譬如：收斂渡錢，監視船夫。他長得瘦弱的身材，灰白的臉上襯托着粗蠻的眉眼。一看，就知道他有吸某種毒物的嗜好。對於任何事情他都提不起神來，只有對於他手下的船夫和一般窮苦的渡客，卻盡力的欺壓。靠近席棚有一個販賣茶水糖果的小攤。

舞台中心堆着不少的木料和石頭。

未開演前，先唱兩支曲，一抗敵歌。

開幕，張國本在那裏手忙腳亂的指揮着幾個青年農民搭架，搬磚，運石，挖地。同時，有許多男女老幼難民聚集這裏要過渡，其中有的推着車，挑着擔，有的背着包袱，有的騎着牲口。他們大多數

都是窮苦的農人。他們爲了渡上今天加了價，正在那裏和王善文爭吵。

善文：從今天起，一塊錢！你們愛過不過！短一枚也不行！
難民甲：平常不是四枚嗎？怎麼今天就要一塊錢呢？

善文：沒有理由！這是我們船東家胡大爺親自加的價！從今天起，不管什麼人，一律都是一塊錢！少一枚也不行！這是胡大老爺的命令！

難民乙：胡大老爺？胡大老爺也不能不講理呀！怎麼這兵荒馬亂的時候，他還把渡船加了價？

難民甲：我們都是逃難的呀！你想離鄉背井的誰身上有數餘錢呢？咱們大夥都是中國人，何必呢！

一婦人：我們什麼都被日本人炸光了，沒落子才逃出來的。你還忍心多要我們一塊錢嗎？

善文：你們不用嘴嚇！我不管你們是那國人，反正得給一塊錢才渡你過去，就是日本人來了，他們給一塊錢我也照樣渡他！要是你們嫌貴了，你們可以不坐我的船！反正渡船是我的！

難民乙：好吧！大家都不要乘他的渡船！咱們光看腳跟子走過去得了！反正這會水淺！

難民甲：好！你們比日本人還厲害呢！咱們一起走過去得了！

羣衆：好！咱們一起走過去！

（有的渡客已經往坡下走去。）

難民乙：哎呀！可是我這轎車怎麼辦呢？

難民甲：嘿，空車那還不容易嗎？我們大夥兒替你抬過去！

難民丙：可是我的老太太過不去呀？

難民甲：那更容易了。你不會背着她過去嗎？

難民丙：對了，不是你提醒我，我倒糊塗了！媽呀，請你老人家爬

在我背上，我背你過去！

老婦：不，我怕摔着！

難民丙：不會的，媽，這會兒河裏的水淺，只有二尺來深。

老婦：我不！我想，我們還是坐渡船過去。

（有些渡客照價給了錢渡過去，有些還猶豫不決，這時一個唱「數來寶」的乞丐，遠遠的唱過來。）

乞
丐：呵，

霹靂霹靂霹靂霹靂，
霹靂一聲天下響，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佔據遼寧吉林省，

兵撈兵撈兵撈兵，
可恨小日本太無良，
平白無故佔我瀋陽，
又佔我的黑龍江！

攻熱河，進上城，
盧溝橋無故地演兵操，
平津各地被牠佔，
青年的學生遭殺戮，

他又在上海擺下戰場，
貪而無厭牠太猖狂！
可憐老百姓大遭殃，
生意買賣全不開張。

大姑娘小姐被牠搶，
莊稼地，全割掉，
飛機下蛋亂轟炸，
可憐無辜老百姓，
提起小日本真可恨，

奸淫殺掠亂放槍，
務要搶去造飛機場，
狠心毒計又燒民房，
東逃西竄無處躲藏！
他一心要把中國亡，

他欺負咱們日已久，
要不團結來抗戰，
奉勸國人齊出力，

受他的侮辱數也數不光，
亡國的滋味不好嘗，
快把小日本打回東洋！

（走到了渡口，向着王善文唱，）

呵，來了來了我又來了，來了我逃難的數來寶！

一十六塔我抬頭看，看見這位大堂櫃的真面善，

大堂櫃的抽煙真叫香，財源茂盛達三江。

南來北往的學避難，東逃西奔都坐你的船。

呵，二坐船，道坐船，逃難的我也想坐船，

想坐船來想坐船，可憐我逃難的沒有錢。

呵，沒有錢，沒有錢，沒有錢來怎麼坐船？

大堂櫃一聽善心動，說沒錢也可坐我的船，

大堂櫃看你那行個方便，讓我逃難的過到那邊，

你的恩與，我不會忘……

善文：去，去，去！那邊去！

乞丐：呵，說讓咱們去，咱們就去，大掌櫃的你可別生氣！

呵，你說去，咱們就去，你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我家本住東三省，
九一八一下都丟去。

呵，您說去，咱們就去，您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北平天津咱都住過，
現在也被日本拿去。

呵，您說去，咱們就去，您說咱上什麼地方去？

善文：別嚇嚇！我管你到什麼地方去呢？你還不滾？

乞丐：呵，滾不滾來滾不滾，您何必一定讓我滾？

這地方還是中國人的地，我就要站這兒不願意去。

呵，滾不滾來滾不滾？咱們還是讓日本人滾！

善文：（罵。）去你媽的！

乞丐：掌櫃的，您別罵人！

善文：罵你，罵你算好的，還沒他媽的揍你呢？

乞丐：掌櫃的別這麼橫，咱也不是幹這個的，讓日本人把什麼都打

光了，沒法兒！

善文：就欠讓日本人把你也揍死！

乞丐：掌櫃的您還是中國人呀！

說出這種話來，你等吧，等日本

人來了，你也會落到這份上。

（一羣逃難的來了。）

（這時八個橋工開始拉運或搬運一些大石頭，國本在前面領導，口中很有節奏的呼出『大家都來出力吧……』橋工們響應着『來吧！』

……一呼一和，異常和諧雄壯。）

國本：（獨唱。）大家都出力吧！

橋工：（合唱。）來呀！

國本：（獨唱。）打倒小日本鬼呀！

橋工：（合唱。）打呀！

國本：（獨唱。）大家好活命啲！

橋工：（合唱。）哎呀！

國本：（獨唱。）全國鄉動員啲。

橋工：（合唱。）來啲。

國本：（獨唱。）有錢的你出錢啲。

橋工：（合唱。）出呀。

國 本：（獨唱。）沒錢的我出力呀！

橋 工：（合唱。）哎呀！

國 本：（獨唱。）大家都奮鬥喇！

橋 工：（合唱。）來呀！

國 本：（獨唱。）前線的拚死命呀！

橋 工：（合唱。）拚呀！

國 本：（獨唱。）後方的除漢奸呀！

橋 工：（合唱。）哎喲！

國 本：（獨唱。）大家都出力吧！

橋 工：（合唱。）來喲！

國 本：（獨唱。）造好了這座橋呀！

橋 工：（合唱。）造呀！

國 本：（獨唱。）我們有生路呀！

橋 工：（合唱。）哎喲！

國 本：諸位，逃沒有用處。日本兵離這裏還有二百多里呢。咱們要是抵抗，他一輩子也到不了子；要不抵抗這村，逃也沒用。您想咱

們在地下走，一天頂多走一百多里路。我們走上兩三天，人家的飛機個鐘頭就追上了。咱們的性命簡直在人家手心裏。着。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的生命，最好大家一起來幫着造這條橋。這條橋造好了，我們的軍隊可以很方便的開到前線去打日本人，保衛我們的家鄉。交吧！請你們大家一起加入吧！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我們這兒已經開工了。

難民丁：張先生，你不是在天津大學堂裏念書嗎？怎麼來幹這個呢？

國本：天津被日本人佔了，學堂被日本人炸了，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來。

難民丁：您逃出來爲什麼要領着大家來造橋呢？這是多麼苦的活呀！

國本：這話談起來可容易呢。你們知道我的父親是怎樣死的嗎？

難民戊：哦，哦，張七老爺？他老人家不是在東北被日本害了的嗎？

國本：我的父親是在東北被日本人殺了的，那是六年前的事情，那時候我才十九歲，我的父親在東北報館裏作事，九一八日本人把咱們東三省佔了，我父親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喚起民衆抵抗日本，就被日本人抓去殺了。從那時候起，我就立志要爲我父親和那次被難的同胞報仇。現在日本人又打到河北省來了，我們這些人

不能扛上槍去上前線打仗，所以在這兒領着大夥造橋，讓我們的軍隊的糧草，子彈，可以便利的運到前方去殺日本人。

難民戊：哦，原來裏面有這麼一段故事。張先生，我明白了，我現在明白了您領着大夥造橋也是爲了打日本人。這的確是好事。唉，說起日本人來，那真是可恨。張先生，您不知道，我的姪兒也是在天津被日本人拉去做苦工，後來不知道爲什麼就被他弄死了，十來天以後才在河裏找着尸首。

國本：這樣被日本人殺了的中國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們爲了保護自己的家鄉和生命，非幫助軍隊去打日本人不可。

難民丁：對了，這的確是好事，可是就怕不容易。就說在這年頭弄一筆錢就夠困難的。

國本：籌錢還不算困難，頂困難的是大家漠不關心，倘若附近村裏的人都知道愛國，這橋一定可以造成功。要錢，就可以有錢；要人，就可以有人。就拿我們張家莊來說吧：我們村裏有兩千多塊錢的辦公費，村裏的紳士們都要把這筆款用在七月半建盂蘭會來求神仙保佑全村平安，我當時就盡力反對，認爲這筆錢要是這樣花了未

免太寬，而且是提倡迷信，於是我就把全村的人都召集來開會，向大家提議把那筆款用來造這座橋。中間不知道經過了多少麻煩，費了多大的勁，好不容易大家才同意了，雖然到現在還有幾個人反對。

難民丁：這些材料都是您村裏的錢買的吧？

國本：是的。這幾個錢是不夠的，我還得向各方面去募捐。

難民戊：有了錢，還得要很多的人呢，你們少數人也是幹不成的。

國本：你說得一點兒不錯。所以我請大家都來參加這件工作！您

願意加入嗎，王大爺？

難民戊：就怕我不行？

國本：您怎麼不行，王大爺？沒有不行的！是中國人誰都行，

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只要大家肯爲國家犧牲。

難民乙：我也能夠嗎，張先生？

國本：行！

一婦人：先生，我這裏只有一根銀簪子可以捐給您們造橋嗎？

國本：當然可以，不管多少，每個人都應當盡他自己的力量出錢，出力。

（此時，羣難民將國本包圍起來。有的問「我能夠嗎？」有的問「我行嗎？」有的把衣物送給國本。本問「這些東西可以捐嗎？」國本大聲回答說：「人人行，只要大家肯合作，肯犧牲！」大家正在激昂熱烈的時候，聽到船戶胡大老爺的聲音。他是胡家村的首戶，曾到外省作過知縣，在四鄉很有聲勢，村人都稱他爲「大老爺」。他雖不是這地面上的皇帝，但實際上就是這地面上的皇帝。村人一提起「胡大老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無人不敬，無人不怕。他長得高高的個兒，胖胖的身材，腳穿雙樑鞋，嘴蓄八字鬚，手上拿着一根長的旱煙袋，臉上擺着十足的紳士氣，不，簡直是官僚氣。）

船戶：（在內。）小福！你就把牲口拴在那邊，先喂喂牠吧！啊？

善文：你們不要在這兒胡鬧了吧，大老爺來了！趕快讓開路！

國本：這是國家的地方！大家可以站！

善文：我給你說不上話！

難民乙：您從前看見過胡大老爺嗎？

難民戊：見過，我見過他好幾次。去年他還到我們村裏聽過戲呢。

難民乙：我可沒見過他。聽說他那個樣兒很叫人害怕？

難民丁：好，你連大老爺都沒有見過嗎？你真是一個十足的鄉下老！這附近的人誰不認識他！他就是這渡上的船東家。這些船都是他的。他到外省去做過好幾次大老爺呢！這附近的地都是他的。

（此時國本領着橋工用「夯」砸一塊地基，並由他領唱「抗敵歌」。大家一邊唱，一邊砸，聲與力，力與聲，打成一片，非常和諧，雄壯，偉大。）